



那些古代的金牌，藏着什么故事？

黔宁王遗记金牌是迄今为止明代考古中仅见的一块，也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来自显赫家族的家传遗训。

□ 撰稿 | 安 妮

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落下帷幕，与观众依依作别。在本届奥运会上，中国代表团战绩骄人，喜获40枚金牌。

金牌并不意味着一切。不过，难以否认的是，争金夺“赢”的瞬间，肾上腺素疯狂分泌、场内场外高度兴奋，热切的目光尽数聚焦胜利的巅峰——人类总是情不自禁地倾慕强者，这大概是我们的一种原始本能。

近现代体育赛事里，奖牌奖杯标志着对实力的认证与肯定。而我国古代一些知名的“金牌”，则另有不同的使命、涵义。

金牌传圣旨

越来越多蒙元时期的牌符在我国北方出土。专家认为，它们体现了皇权的威严。现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展柜中的八思巴文圣旨金牌和圣旨银牌，堪称代表。

顾名思义，这两件圣旨牌符的材质一为金、一为银。其形制为长方圆角矩形，上方有一个圆形孔，是为方便悬挂而设计的。牌符用贵重金属制作，成为使者传达皇帝口谕的身份和象征，强调了传递的信息或者命令，准确可靠、无可置疑。

牌符上面的文字是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文字，仅在元朝使用过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经专家破译，那些文字大意为“凭借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展柜中的八思巴文圣旨金牌。



长生天的力量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皇帝的命令必须遵从。如果有人不遵从命令，应当定罪处死”。

元朝与四大汗国联系密切，会经常派使者出使在欧洲的钦察汗国和在中东的伊尔汗国。疆域如此辽阔，使者依靠彼时发达的驿站制度，通过圣旨牌符及时、无误地传奉皇帝的“指导思想”。

相传，在马可·波罗及其叔父的遗物中，恰有两块写着八思巴蒙古文的牌符。由此推测，马可·波罗在回意大利时一路通行无阻，仰仗圣旨金牌的“开绿灯”之能。

据《大藏经补编》第16册记载：八思巴，吐蕃萨斯嘉人。自幼聪慧过人，7岁诵经数十万言，能约通其大义。国人称其“八思巴”，藏文意为“圣者”。这位传奇的僧侣不仅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、元代首任帝师，还曾把西藏的艺术带到内地，又把内地的印刷术、戏剧艺术传到西藏，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关系，促进汉、藏、蒙古等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贡献很大。

当年，元世祖忽必烈希望创制一种能译写多民族文字的新字，从而实现对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帝国的有效统治。八思巴遂依据藏文字母，参照蒙古语音，并仿照汉文方块字型加以改造，拼写组合成41个新字母，一千余音节，是为“八思巴文”，也被称为“蒙古新字”。1269年，忽必烈下诏在全国颁行蒙古新字。元灭，八思巴文被逐渐废弃。

总之，透过圣旨金牌，我们可以窥见大元的辉煌，以及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重要往来。

黔宁王遗记

公元1633年，大明崇祯六年，五月。去世已五年、久未安厝的黔国公沐启元归葬祖塋，送丧队伍自南京沐王府出，浩浩荡荡向城南观音山（即今将军山）进发。300余年后，当地农民开荒种植时发现砖室墓一座，后专家通过对出土墓志的研究，确认墓主正是沐启元。